

略论英国移民族群认同的发展和走向 ——评扎迪·史密斯的《白牙》

李 琼

内容提要: 当代英国女作家扎迪·史密斯的处女作《白牙》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对英国三代移民的生活进行了立体多维而细致入微的观照和开掘。本文着重考察该小说反映的三代英国移民对民族文化和身份问题的不同认识, 指出在文化多元主义时代, 英国移民族群认同的发展将从单向同化、全盘英化或追求民族本真, 走向流动复合的身份概念。

关键词: 多元文化 单向同化 民族本真 流动复合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7)02-0054-06

在以多元文化和移民生活为创作主题的英国作家中,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可谓一鸣惊人。她的处女作《白牙》(White Teeth, 2000)一经发表, 就好评如潮, 评论界甚至将她与英国后殖民文学“教父”萨尔曼·拉什迪相提并论。该长篇小说当年就获英国橙子小说奖和美国全国书评奖提名, 并夺得卫报处女作奖、英联邦作家处女作奖、和 BT 艾玛奖(“族群和多元文化媒介奖”的简称)的最佳小说和最佳女新人奖。《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她“极具文采, 雄心勃勃而且信心十足; 知识广博, 涉及种族、性、历史和政治; 视野广阔, 从伦敦到牙买加, 从土耳其到孟加拉”。

1997 年, 牙买加和英国的混血儿史密斯, 以六位数的报酬与企鹅签约她的第一本书。那时, 她还只是个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两年半后《白牙》出版, 以其诙谐幽默的文风、错综复杂的情节、漫长的历史跨度和对移民生活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 被多米尼克·海德誉为“当代英国多元文化的代言书”。(Head: 106)英国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称它是“在为后殖民时代英国的异质性而欢呼”。(Phillips: 35)它具有很强的时代

性, 对英国三代移民的生活进行了立体多维而细致入微的观照和开掘, 让我们看到在文化多元主义时代, 英国移民族群认同如何从单向同化、全盘英化或追求民族本真, 走向一个流动复合的身份概念。

一、第一代移民:

内部文化殖民下的单向同化

史密斯在《白牙》中采取了多重视角的写作手法, 分别从三代英国移民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交叉透视他们在英国的艰难生活和复杂心理。孟加拉移民萨马德是小说中第一代移民的代表。他愤怒却无奈的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山姆·塞尔文的《孤独的伦敦人》中的摩斯·阿诺塔、卡里尔·菲利浦斯的《黑暗之处》中的艾伯特以及汉尼夫·库瑞什的《郊区的佛陀》中的安沃等第一代英国移民。他们原以为移民到英国就能改善自己的境遇, 并为后代提供一个远大的前程。可是, 他们看到的只是冷漠和歧视, 一种无归属感和错位感在心里油然而生。在英国生活一段时间后, 他们变成分裂的人群, 既无法回到过去, 也无法面对现在。《黑暗之处》中的桑佳对此

有一段颇有洞见的概括。她对雷米说:

要是他(指艾伯特,加勒比海移民)真的回去了,那么他将要面临的失败是明摆在那儿的,因为当地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就是移民的悲剧。他们比他们离弃的故乡变化得更快,于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因回到家乡而感到幸福。可是,他们在移居的国家也不幸福。因为这不是家乡。(瞿世镜:543)

虽然1948年颁布的英国国籍法确认原英国殖民地属民有权移居英国,并承认他们的英国国民身份,但随着加勒比海、东欧、爱尔兰、南亚和西非等英国前殖民地的难民纷纷移居英国,英国白人开始对国民身份的模糊化感到焦虑。1953年,一些政府和民间组织开始着手统计有色移民在国内的犯罪率和异族通婚等有关数据。这次调查的报告直接导致1954年英国内阁作出控制有色人种移民的决定。(Carter: 58—9)1962年,英国联邦移民法案规定对有色移民实行受配额限制的雇佣担保制度。1971年的移民法限制出生在英国的移民后代定居英国。到了1981年,英国白人进一步立法限制移民后代加入英国国籍(Kavanagh: 32—4)。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彼得·弗莱尔所说,“种族主义是一步一步地被体制化、合法化、全民化。”(Fryer: 381)

《白牙》中的萨马德深深感到随着种族歧视的自然化,许多英国白人不会区分地将不同的移民族群视为“劣等同质实体,以‘黑人’一语概之”。(Ilona: 92)白人霸权话语丑化阿拉伯人形象,对他们构造出一种具有“他性”(otherness)的种族类型,(萨义德: 261)认为他们的本质特征就是好斗、纵欲、专制、怪异、落后。为此,萨马德在参加英军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曾请求他的白人朋友阿奇,以后如果听到有人谈到阿拉伯人时说“他们都是这样的”,千万不要不假思索就赞同。他希望阿奇能超越种族偏见,公正地看待阿拉伯人。

战后,萨马德来到英国,在饭店里当低薪的侍者。他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既不是

一个孟加拉人,也不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哪一方都不会将他视为同胞。萨马德渐渐地体会到,所谓的文化整合仅仅意味着英国白人文化对阿拉伯民族文化的单向同化,白人文化的评判标准才是对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这种内部的文化殖民,使得包括萨马德在内的第一代移民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强烈地感到失落和错位。他们饱受歧视和打击:阿拉伯商人成为种族主义者频繁打劫的目标;巴基斯坦移民希瓦想开个安全公司,却因没有人雇佣“黑人”当保镖而被迫关门;甚至连萨马德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事实,也被顽固不化的种族分子斥为“谎言”。萨马德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失败感。于是,他将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几年后,萨马德遇到白人女音乐教师珀琵(英语中有罂粟花或鸦片的意思),对她产生了恋情。这段短暂的婚外情使萨马德感到自己被白人文明腐化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的孩子一点也不尊重穆斯林传统。对他来说,“传统就是文化,文化就是我们的根,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萨马德无法理解英国的多元文化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Bhabha, 1988: 5)因此他无法理解两个孩子在文化选择上为何没有鲜明的民族立场。为了使孩子不受西方文明的腐蚀,萨马德决定将他们送回孟加拉接受“正确”教育。由于缺钱,只有马吉德被送了回去。孩子们长大后,米拉特参加了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宗教组织,马吉德变得比英国人还英国人,使萨马德的希望彻底破灭。

萨马德的故事表现了第一代移民生活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无名无姓、无依无靠,没有归属。这一代的移民无法忘记英国白人对他们国家和民族曾进行的血腥的殖民统治。小说中的那个女黑人疯玛丽,就不停地向过往的行人喊“烧啊,杀啊,把我们都变成了奴隶”。她不歇不止的喊叫,正是第一代移民脑海中无法挥去的痛苦回忆。因此,他们对白人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感。而对故乡的思念,又使得他们将民族文化神圣化,忽视

了文化的历史性和演变性。他们在心里固执地守护着虚化了的故乡文化,使自己更加难以融入英国社会。他们中有许多人只能在英国打些小工,赚的一点钱使他们根本无法返回故乡。最终,他们只能当分裂的人,逆来顺受,被动同化,过没有身份、没有尊严的生活。萨马德对这种生活有一段精彩的披露:

这些天来,我觉得来到这个国家,就像是和魔鬼签了协议。你想赚点钱,有点立业的资本……但是你是想回去的……谁想留在这儿?这地方你不受欢迎,只能忍气吞声。只能忍气吞声。就像是终于被驯化的动物一样……但是你已经和魔鬼签了协约……它把你扯进来,突然你就不适合回去了,也认不出你的孩子,哪儿你都去不了。(Smith: 407)

二、第二代移民:

全盘英化和追求民族本真

马吉德和米拉特是战后第一代移民的后代。他们出生在英国,却强烈地感受到肤色给他们带来的歧视和不平等。英国白人霸权话语把他们描述为永远的外国人,在文化上、甚至基因上都不可能变成“真正”的英国人。这种话语的扩张导致以马吉德和米拉特为代表的第二代移民的文化身份变得模糊、分裂,从而产生身份认同危机。这对双胞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来应对这种危机。

马吉德从小就十分羡慕英国白人孩子,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一个穆斯林,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马克(英语人名),在同学面前称母亲“妈妈”,而不是孟加拉语“阿妈”。被送回孟加拉后,马吉德不但没有像萨马德所希望的那样穆斯林化,反而在后殖民时期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下,更加渴望英国化。他不愿学习伊斯兰宗教律法,而是决定学习英国法律,当一个“比英国人还英国人”的人。他对德裔英国基因科学家马克斯的顶礼膜拜,使后者将他视为知音,资助他回到英国学法律。后来,他积极支持马克斯搞转基因试验,帮他写演讲稿,为他斟

酌法律上的问题。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在外表上比英国绅士还英国绅士。

马吉德的同化与父亲萨马德的同化不同:萨马德是在强烈反对,却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动同化;而马吉德主动地渴望全盘英化,是一个被“成功”改造的殖民属民。在后殖民时期,英国跨国资本主义通过向原殖民地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来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同时,它还有意识地培养当地贵族知识分子群体,使他们认同殖民者的文化,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的理论和标准来看待事物。马吉德被送回孟加拉后,在“西化”渗透的作用下,虽然身上流着孟加拉人的血液,在思维、观念和喜好上却完全英化,成了一个“黑皮肤、白面具”的模范人物。不过,在英国白人的眼里,他只是“一个有瑕疵的仿制品,虽然英国化了,却不是英国人”。(Bhabha, 1994: 85)

米拉特长大成成了一个愤怒的混混,代表着第二代移民对文化霸权的另一种反应:极端地追求民族文化的本真,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由于当代英国白人霸权话语一成不变地沿袭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强烈反伊斯兰情绪,因此在有关伊斯兰和阿拉伯的新闻电影、图片、书籍和文章中,阿拉伯人常常以愤怒的非理性群体面目出现,阿拉伯语也被认为“它的每一个词语都与暴力有关”,可以“反映”出阿拉伯人头脑中“顽固的好斗性”。(拉路易:367—8)米拉特从小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长大,认同了白人霸权话语所描述的“愤怒的阿拉伯人”。他明白自己在这个国家里“没有面孔、没有声音,除非等到像他这样的愤怒青年出现在每一个电视频道,每一个广播频道,每一份报纸上”。

米拉特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潘德”。潘德是萨马德的曾祖父,他的枪声曾在1857年挑起印度士兵的叛乱。英国历史学家认为潘德实际上不过是个愚蠢的醉鬼,而萨马德却认为他们在刻意丑化潘德的形象,因为他们不愿承认印度人能当英雄。在米拉特的心

中,潘德是印度人反抗精神的化身。他想成为像潘德一样的民族英雄,以此来维护自己民族的身份,抵抗帝国主义的文化压迫。于是,他参加了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宗教组织,既为自己寻找一种归属感,也为自己的愤怒找一个发泄的方式。

可是,米拉特参加的宗教组织追求的是民族本质主义。民族本质主义的基本假定是:一个民族具有某种恒定不变的本质,如“法国性”、“英国性”、“阿拉伯性”等。(南帆:183)这意味要将民族抛出特定的历史,虚构一个抽象而悬空的民族本真。事实上,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都是一种持续的建构。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变化。”(霍尔:211)在文化多元时代,阿拉伯各民族的文化 and 身份建构,取决于它们如何参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米拉特追求纯粹的、静止的阿拉伯民族文化认同,这是反历史和脱离现实的,因此也是无法实现的。

摩洛哥学者阿拉达·拉路易在《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危机》中指出,非西方人与西方遭遇时,常常对现状表现出两种疏离:要么通过西化来逃避过去,要么认同本民族在历史或文化上的滞后并将之重新肯定。马吉德和米拉特对英国白人霸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行为,恰恰是这两种疏离的反映。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这两种疏离实际上仍陷入西方的霸权之中;不管是受到拒绝还是得到重新肯定,这里所指涉的过去仍是东方主义的一个产物,而此时却已被东方人自己内在化了。(德里克:2)马吉德接受白人霸权文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丑化,片面地拒绝自己的民族身份;米拉特承认自己民族的“好斗本质”,并模仿好莱坞暴力片中的人物来进行反抗。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仍然处于东方主义霸权话语的控制之中。

三、第三代移民: 流动复合的身份概念

在文化多元时代,各民族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不可避免地导致异族通婚的频繁化。在19世纪,“杂种”意指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生养的后代,有很强的贬义性。(Buchanan:174)E. D. 库珀在1890年声称,“杂种是一个劣于白人的种族……人类最优秀的种族不能通过与最劣等的种族杂交,失去它经过几千年的努力而获得的优势。”(Cope:117)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英国白人认为混血儿是“道德败坏、人性退化的标志”。(Papastergiadis:257)这种偏见使《白牙》中的艾丽(英国白人阿奇和牙买加裔移民克拉拉的女儿)在少年时期饱受白人孩子的歧视和嘲笑。一次上课时,艾丽仅仅因为问老师“莎士比亚的第127首十四行诗中描写的黑美人是不是黑人”,就被白人同学骂为“卷毛大屁股母狗”。因此,她十分厌恶自己的身份差异,还拉直自己那暴露牙买加血统的卷发,以迎合英国白人的美女标准。认识马克斯一家后,艾丽对他们“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钦羨不已,认为他们是正宗的英国人(实际上他们是德国和波兰移民的后裔),一心想模仿他们的言行。然而,与马克斯一家的频繁接触,却使艾丽逐渐感觉到他们生活中的虚伪和无聊,大大减退了她对“英国化”的兴趣。于是,她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文化。

艾丽回到外祖母的屋子,翻找能代表她的过去和家乡的东西。在她的脑海里,原先想极力遮掩的民族文化之源开始呈现出一幅崭新的面貌。“对她来说,牙买加仿佛是刚刚形成的土地……林木繁茂、水草丰沛,万物从土壤里自由奔放地涌出……这里一切都简简单单,没有编造的谎言,没有神秘的故事,没有纠缠不清的事情……家乡最神奇的魔力,就是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切开始的开始。仿佛是伊甸园的第一个清晨,大洪水过后的第一天……”。(Smith:420)艾丽对故乡的幻想是十分有意义的,体现了她对

未来的理解和期盼。在这幅图景中,她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把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与她的故乡联结起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隶属地方和精神归宿。这种联结将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象征着文化多元时代“不同文化之间兼收并蓄的接触和借用”。(杰姆逊: 68)

艾丽在小说中是一个过渡型的人物,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之间的联系纽带(她腹中不知父亲是马吉德还是米拉特的孩子属第三代移民)。她对自己身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厌恶“差异”到认同“差异”的过程。她的混血身份,她身处其中的伦敦现状,以及崇尚和平主义的父亲阿奇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都使得她最终能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身份差异。在当代的伦敦,有 40% 的孩子是混血儿。随着种族间的交流和融合的进一步发展,终有一天,英国的混血儿人数将超过所谓的“纯种儿”,种族歧视将失去它赖以存在的种族划分基础。这也是艾丽对未来的理解和对多元文化发展的憧憬。在幻想中,她“仿佛看见了一个时代,一个离现在不远的时代,人们不再在乎根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在乎,他们不能在乎因为这些根延伸得太远太交错盘杂也埋得太深了。她期待着这样的时代”。(Smith: 527) 这样的时代,将是她孩子的生存时代,是英国第三代移民的生存时代。他们的身份将更加复合、模糊,因此也更加具有流动性。他们将因远离殖民的时代而脱去历史的沉重,他们又将因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而学会宽容,以公平的态度对待自己 and 他人。

四、大结局: 多元共生时代的

新主体概念和对人文精神的坚持

《白牙》以基因科学家马克斯的新闻发布会作为小说的大结局。发布会的关注焦点是利用转基因生物技术制造出来的“未来鼠”。转基因技术可以说是当代遭到最激烈质疑的生物技术之一。人们甚至将转基因生物描述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小说中的“未来鼠”,其实就是美国著名学者哈拉维所称的致癌鼠

(OncoMouse) 的翻版。致癌鼠是一种经过基因上的重新设计而生长癌细胞的实验室老鼠。不像试图创造完美却一不小心创造了怪物的弗兰肯斯坦博士或上帝,致癌鼠的创造者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在它的编码中写入缺陷、疾病和短暂的生命。在致癌鼠面前,人们无法使用过去惯用的法律和自然范畴。它的“自然栖息地”是实验室,它的社会环境是贩卖它的公司及制定规则和提供金钱的政府。它的身上充满了拼接性、双重性和模糊性,使得人们对于转基因生物的评判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在申请专利时,动物权利组织强烈地反对,认为设计一个去遭受苦难的“未来鼠”,是对生命的践踏;而科学家们却回应说,这种痛苦是减轻我们和我们孩子的最佳希望。(迈尔逊: 15—55) 扎迪·史密斯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道德上的回应,而是借这只“未来鼠”演绎一个多元共生时代中的新主体,喻指一个“多元、没有清楚的边界、冲突、非本质”的新千年主体概念。(迈尔逊: 10) 她让我们在千禧之交重新认识世界的模糊性,包括一个人自己的身份和位置的模糊性。

在这个大结局中,史密斯安排阿奇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为英国多元文化语境中各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建议既不诉诸暴力来维护民族的“本真性”,也不赞同霸权式的单向同化,而是希望以人文主义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来和平地对话,以宽容之心来共同建造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生存环境。阿奇就是这个希望中人性 and 道德的化身,当他发现米拉特企图枪击前德国法西斯军医佩罗特的时候,他纵身一跃,为佩罗特挡住了这一枪。

二战时,怜悯之心曾促使阿奇瞒着萨马德放了被抓获的佩罗特。现在,阿奇第二次救了他,萨马德也因此知道了阿奇隐瞒四十年的旧事。震惊之余,萨马德说:“单单这件事就能让我们两个老伙计再坚持四十年。这个故事是所有故事的结局。”这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插曲,它也许确实应该是所有关于人的

故事的结局,但阿奇对一个曾为德国纳粹研究绝育技术的法西斯分子所表现的一再宽容,却极大地削弱了小说的道德力量。在小说中,人文精神并不仅仅局限于人对人,而是同样适用于人对动物。正因为如此,《白牙》才以这样一幅图景结束:受伤的阿奇躺在地上,看着“未来鼠”在混乱中跳过他的手臂逃跑了。阿奇在心里说:“跑下去,我的孩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白牙》作者扎迪·史密斯站在第三代英国黑人移民的角度来讲述一个千年之交的故事。对于第三代英国黑人移民来说,种族差异不再限定他们的存在,而仅仅是他们的生存底色。有人认为史密斯脱离具体的政治和历史背景来谈种族问题,也有人认为她是走在别人的前面,第一次真实地描述了当代伦敦的多元文化生活。不管怎么说,史密斯对英国三代移民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现实主义描写,她对人物心理深刻而精确的探究,以及她在小说构思上既纵横随心又逻辑严谨的精心设计,使《白牙》成为当代英国小说中不容忽视的一部佳作。史密斯对多元文化时代族群认同的观念乃至生存理念的追寻,昭示人们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应该提出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和复合身份的概念,来阐释文化身份(认同)与语境之间的关联性,化解而不是加深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流动性的文化身份概念将使得人们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在本土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民族性与世界性、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之间进行灵活的选择与穿越”。(陶东风:11)

参考文献:

1. Bhabha, Homi.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2. 一.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New Formations*, 5 (1988): 5-23.
3. Buchanan, Brad. "Colonialism, Cultural Hybridity and Racial Difference."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Ed. Richard J. Lane, et al. Cambridge: Polity

- Press, 2003.
4. Carter, Bob. "The 1951-55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Racialization of Black Immigration." *Inside Babylon: The Caribbean Diaspora in Britain*. Ed. Winston James and Clive Harris. London: Verso, 1993.
5. Cope, E. "Two Perils of the Indo-European." *The Open Court*, 3(1890): 117.
6. Dominic, Caryl. "Mixed and Matched, Review of *White Teeth*." *Observer Review* (2000): 1.
7. Fryer, Peter. *Staying Power: The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in Britain*. London: Pluto Press, 1984.
8. Head, Dominic. "Zadie Smith's *White Teeth*: Multiculturalism for the Millennium."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9. Ilona, Anthony. "Hanif Kureishi's *The Buddha of Suburbia*: A New Way of Being British."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10. Kavanagh, Dennis. *British Politics: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London: Oxford UP, 1996.
11. Papastergiadis, Nikos. "Tracing Hybridity in Theory." *Debating Cultural Hybridity: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Racism*. Eds. Phina Werbner and Tariq Modood. London: Zed Books, 1997.
12. Smith, Zadie. *White Teeth*.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1.
13. 阿拉达·拉路易:《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危机:传统主义或历史主义》。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
14. 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5.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6.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7. 南帆:《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载陈家定编《全球化与身份危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18. 乔治·迈尔逊:《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李建会、苏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 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20.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1. 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中国后殖民批评之我见》,载《文艺报》,1999-03-11。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福建 厦门

361005

ment might activate and strengthen a person's suppressed savageness.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sychoanalysis, this essay discu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xiety, gloominess and maltreatment, the impact of retirement on men and the heinous outcomes and crises caused by depressed men at the turn of the grudges from the subconscious old ones to the conscious.

LI Qiong The Evolution of British Immigrants' National Identity On Zadie Smith's *White Teeth* 54

White Teeth, the first book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ist Zadie Smith, represents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multiculturalism and celebrates the heterogeneity of post colonial Britain.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no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represented by three British immigrant generations. It aims at revealing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 multicultural era, from hegemonic assimilation or national purifica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fluid and mixed conception of identity.

CHEN Fang The Body Wri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Women Writers' Fictions 60

The paper discusses three ways of the body writing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women writers' fictions: 1) conceiving of the body as a site of violence; 2) displaying women's desire and passion, equating women's body to the sexual instinct and bodily appetites, and 3) writing the women's body as a symbol or implication into the text. Each way of the women's body writing tries to establish women's self consciousness and to reveal women's "presence to itself", which reflects the psychic reality of Russian women.

MU Yang A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Sherwood Anderson's "Hands" 68

Using Kristeva's theory of the Semiotic,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eper reason for "inarticulateness", a major theme of Sherwood Anderson's "Hands" in his masterpiece *Winesburg, Ohio*. It points out that the "inarticulateness" afflicting the "speaking subject" roots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Semiotic by the Symbolic.

H U Jun The Prison House for Men As Well As for Women: On Edith Wharton's *House of Mirth* 74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has long been criticized by feminism, which is undeniably right. However, Edith Wharton's *House of Mirth*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men have been endowed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mselves, they circumscribe their own development while putting restrictions on their counterparts. In order to meet the social expectation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both men and women have to sacrifice their own temperament, which prevents them from fully expressing themselves and restricts them in their self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of *House of Mirth* demonstrates that both men and women are burdened with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is a prison house for men as well as for women.

WANG Qiusheng Adaptation, Allusion and Parody Concerning "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 80

"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 by the British playwright and poet Christopher Marlowe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lyrics in British literature. It aroused the adaptation, allusion and parody of many writers. Brilliant examples include "The Affectionate Shepherd" by Richard Barnfield and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by William Shakespeare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Nymph's Reply to the Shepherd" by Sir Walter Raleigh, "The Passionate Shepherd" by Nicholas Breton, "The Baite" by John Donne, "To Phillis, To Love And Live With Him" by Robert Herrick, and *The Compleat Angler* by Izaak Walton in the 17th century; "Songs" by C. Day Lewis and "Love Under the Republicans (or Democrats)" by Ogden Nash in the 20th century. These works form complex and rich intertextuality with the original poem and a study of their intertextual relations is of great help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se poems.

ZHAO Shankui On the "Desire Narrative" in Gustave Flaubert's *Salammbô* 87

Flaubert's *Salammbô* makes use of history as its material, but due to the absence of the idea of history